

我国一次性餐盒合格率不到一半

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吸毒

当董金狮委托的律师前往法院立案时，法官看了诉状后吓了一跳，“我们每天都在用这样的饭盒吃饭，从来没想过会有问题，这案子一定要赶快给他立上。”

他们所说的饭盒，正是我们日常所熟悉的一次性白色塑料餐盒。2010 年 3 月中旬，董金狮所在的民间环保机构在北京两家著名的饭店“老边饺子”和“东来顺涮羊肉”消费、打包之后，将餐盒送往一家专业的检验机构检测。

检测结果触目惊心：两家饭店使用的餐盒虽然生产厂家不同，但检测结果显示，它们的正己烷蒸发残渣均超过国家标准 20 倍，而乙酸蒸发残渣则超标了近 150 倍。这意味着，如果长时间用这种餐盒盛放含有油和醋的食物，人们将会“吃掉 1/3 的餐盒”。

“平常，人们总是会关注食品本身的安全状况，却很少留意食品的包装。”董金狮说。日前，他将这两家饭店告上了法庭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还指出，不仅是一次性餐盒，我们平常使用的纸杯、塑料杯和矿泉水瓶都可能隐藏着致病风险。

这位食品包装与环保领域的专家，已经与这些“隐形毒药”斗争了 10 年。对于那些人们接触频繁的劣质食品包装，董金狮评价说，它们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吸毒。

被“吃掉”的隐形毒药

要了解“吃掉 1/3 的餐盒”有多可怕，首先要知道那些溶解在食物中被我们吃下去的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
科学检测能够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。在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对餐盒进行的检测中，工作人员将餐盒的样品放入正己烷和乙酸溶液浸泡一段时间后取出，对溶液进行蒸发处理，并称取残余残渣的重量，从而确定餐盒中有多少物质可能溶解在食物里。其中，正己烷模拟的是食用油，而乙酸模拟的则是醋，这都是日常打包食品中常常会出现的成分。

在理想的状态里，一次性餐盒应当由高纯度的聚丙烯塑料制成。这是一种像大米一样半透明的圆形颗粒，柔韧度高，能耐高温，浸泡在正己烷和乙酸溶液中，也不会发生化学反应。但在实际生产中，人们会在纯净的聚丙烯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碳酸钙和滑石粉，作为主料之外的“填充料”。

在自然界中，碳酸钙最常见的状态是“石头”，而在工厂生产的原料中，因为纯度变高，它的外形变成像小粉笔一样细细短短的白色固体。也正是因为它们的加入，有些一次性餐盒的颜色由透明变成了白色。

按照国家规定，填充料在原料中所占的比例不能超过 20%。但事实是，有的厂家原料中碳酸钙的比例超过一半，有的“甚至会超过 80%”。

不过，只用这些像粉笔一样的粉末，无法造出柔韧防水的餐盒。因此，在原料中，工人们还需要加入石蜡和工业废塑料作为补充。其中，石蜡是白色像蜡烛一样的固体块，工业废塑料是咖啡色的小颗粒，稍微靠近，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。

这些工业废塑料的来源，可能是工厂生产的边角料、回收的旧塑料，甚至还有可能是医疗垃圾。它们被混合在一起，熔化后挤成长条，再被切成细小的颗粒。这原本是绝不允许用于食品行业的原料，最终被制成餐盒，盛满了饭菜并送到了我们的面



一次性餐具存在安全隐患

前，甚至还被我们吃进了肚子里。

董金狮介绍说，根据检测结果，溶解在乙酸和正己烷溶液中的物质包括“工业碳酸钙和工业石蜡中的部分致癌成分”。这也就是我们所“吃掉”的饭盒的成分。

这些成分中，工业碳酸钙可能会影响人体的代谢系统，形成胆结石、肾结石，其中包含的重金属杂质还会威胁人体消化道、神经系统的健康。至于石蜡中所包含的多环芳烃，会影响人体的造血系统、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，还会蓄积毒性，并诱发癌症。

中国每年消耗一次性餐盒 150 亿个，“合格率还不到一半”

如今，想要避开这样的“黑心餐盒”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作为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秘书长，董金狮表示目前市面上的一次性餐盒“合格率还不到一半”。

对于这一比例的计算过程，董金狮解释说，全国生产餐盒的厂家，获得工商和卫生许可证的只有一半左右。而他在平日的调查中发现，一些企业在获得许可证后，还会重新开始违规生产不合格产品。

更重要的，是在实际销售中，不合格产品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，这样的市场现状又再一次影响了合格率的数据。

“利润是唯一的问题。”董金狮认为。他算了一笔账：如果生产优质餐盒，使用食品级的聚丙烯树脂原料，每吨原料的价格就要 11000 元。而工业废塑料的价格是一吨 5000 元，劣质的工业碳酸钙填充料更便宜，一吨只要 2000 元，折算下来，“黑心餐盒”的成本能够节约一半，也有了更大的盈利空间。

虽然从质量上来看，优质餐盒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：因为聚丙烯的纯度高，这样的餐盒结实、不渗漏、对健康的危害低。董金狮甚至还编过顺口溜，讲解如何分辨劣质餐盒：“手摸软绵绵，轻撕就破裂，一闻刺鼻又呛眼，遇热变形还渗漏，剪碎了水里会下沉，一折会出白印……”

但对于那些购买餐盒的消费者——各个饭店而言，相比于质量和安全，价格往往是他们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。于是，低价的劣质“黑心餐盒”就这样一次次地占了上风，挤占了大部分的市

场份额，董金狮甚至忍不住抱怨，北京的市场“简直就要被烂餐盒垄断了”。

他在很多城市看过“黑心餐盒”的生产过程，在北京市通州区，一个烟雾腾腾的小厂房里，环境脏乱不堪，空气里充斥着刺鼻的怪味。“一个连许可证都没有拿到的企业，当然不会注意卫生条件了。”

“国际食品包装协会”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消耗的一次性餐盒有 150 亿个。如果按照董金狮估算的合格率，这意味着每年消耗的“黑心餐盒”超过 75 亿个。

食品包装不是食品，但生产标准也应等同食品

从 2001 年假冒环保饭盒开始泛滥的时候起，董金狮便投身于揭发食品包装的“隐形毒药”的事业，到如今，他已经坚持了 10 年。不过，像今年这样把质量问题诉诸法律，对他而言还是第一次。

“没办法，因为别的办法实在不管用。”董金狮说。

一开始，他还会向质监部门投诉，但对方总建议他先等一等，因为有“更重大的质量问题忙不过来”。后来，他开始找媒体，拉着记者一起暗访，再一起曝光。可等记者走了，这些厂子又会重新开工，之前又“白忙活了”。

董金狮发现，尽管要分辨质量低劣的“黑心包装”，并不是太困难的事，但相比于直接吃进嘴里的食物，人们对食品包装的安全总没有足够的重视。“食品包装不是食品，但它的生产标准应当等同食品来对待。”董金狮说。

他看过有的工厂，把废旧的光盘粉碎、用硫酸清洗、晾干，其间工人们还会光着脚丫，在正在晾晒塑料碎片的地面上踩来踩去，最后这些塑料碎片竟然被制成了婴儿奶瓶。甚至，他曾经在一家用回收纸浆制造一次性纸杯的工厂发现，纸浆池里竟然有卫生巾留下的血迹。

去年年底，卫生部等 7 部门发出了《关于开展食品包装材料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规定了“可用于食品包装材料的物质名单”、“禁止用于食品包装材料的物质名单”。这曾经让董金狮兴奋地评价为“包装行业的地震”，现在他却发现，很多工厂以“没听说”为托词，仍然坚持生产“黑心包装”。甚至有些地区的工商、质监部门，也推脱自己“不知

道”。

这个中科院环境化学专业的毕业生逐渐明白，这些非法工厂远比自己所学的环境知识复杂。有时候，前脚检查的人走了，后脚工厂就继续开工；有时候，因为有人“通风报信”，执法队会被挡在工厂紧闭的大门口，听得见里面生产的声音，但就是进不了门。

“要真正推动食品包装，不仅要完善法律，也要保证现有制度的执行。”董金狮说。按照他的设想，这需要国家进一步大力投入，也需要卫生、质检、工商几个部门的联合行动。

其实，身为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秘书长，董金狮的努力并非没有私心。他的会员企业常常抱怨，合格的餐具根本卖不出去，利润空间也太小。他反复举报生产“黑心餐盒”的工厂，目的之一，也是想为这些会员企业找回被挤占的市场。

他也会努力通过媒体宣传，希望大家买那些质量获得认证的食品包装：“代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的‘QS’标志，代表塑料类别的数字，以及一个代表可循环利用的三角符号。有这 3 个符号，才可能是合格产品。”

3 月 20 日，在一次采访结束后，董金狮向咖啡厅的服务员要求打包。等到餐盒拿来，他习惯性地看了看餐盒底部的标志：没有 QS 认证，没有塑料品种标志，只有“WD”两个字母，董金狮说，这通常是生产企业的名称缩写。

“典型的伪劣产品。”董金狮仔细看了看，笑了，“我认识这家企业，他们曾经放话，说要我的一条腿。”

很快，他扭头叫服务员再拿几个餐盒过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收好刚拿到的“证据”。“等这次的官司判决了，我就再起诉这家饭店。多来几次，也许这个行业就好了。”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)

